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十一

圓圓立既久，忽長吁，微歎曰：「秦淮逝水，京國前塵。日月不居，儂將老矣。傷哉，曩時知己，間關萬里，訪我於山巔水涯，乃尺咫天涯，可望不可即，緣之一字，竟難言哉。」言已，有瓔珞雪衣之宮娥，擐簾而入，鞠躬含笑，趨至圓圓側，手上亦拈麟梅兩枝，獻於圓圓夫人，風緊露零，慮斯花漂泊，故剪之，聊供夫人清賞也。圓圓蹙額曰：「好花愛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，悠悠塵世，大抵然矣。花開易謝，倘無人以賞之，自開自落，亦復有何意味，汝折之。宜也。」言次微俯，略嗅之，色乍偷，旋又付之豔娥，並此白荼花，參差成一束，豔娥向琳瑯架上，取定州紛磁瓶，瓶可五寸，廣可寸有二，作芭蕉形，插有時花，若名貴小許之水仙花瓣。其旁有古銅磬，朱斑銅綠，款志皆刻蟲篆，貯滿清水，非水也，積貯之梅花香雪，乃化為水，水可以供插花，若梅花，若山茶，若水仙，其性尤宜，可結歲寒香友，磬有小銅匙，柄曲如風頭，豔娥以匙取水，注滿於定州磁瓶，插花於瓶中，姿勢橫斜，趁月亮人窗，一枝枝，倒映於粉壁上。豔娥裂而笑，憨態復作。思以纖指捉之，笑問圓圓曰，天人，此花影兒，最好描摹，作紛本，繪入夫人之袈裟，寧非豔絕，既而代理夫人之衣襟。襟有小玉環，紅綠各半，竟似鸞鴛玉，又笑曰：「玉鴛鴦，人不鴛鴦，將奈何。」夫人變色，嗔之曰：「汝年長矣。嬌憨猶昔，凡人出話言，須預計其言之當否，方可料量以出之，否者，口舌招尤，汝遇我。猶可也。若向他人，汝之小頭兒，當墜地矣，嗟夫，此何地，宮掖森嚴，耳目邏察甚周，詎容汝之喋喋，多言若。」豔娥悚息，將斂袂而退，圓圓招以手曰：「來來。」因附耳問曰：「吳先生之摯友，將以今夜三鼓，秘密入官，此事汝知之矣。」則敬謹答曰：「知之。」圓圓曰：然則此時胡弗來，言未既，忽有嚶然作笑聲曰：「胡弗來，來此多時矣。」圓圓震極而卻步。蓋疑孤鬼之躡其後也，從月下注視之，噫一少年，絕美之少年，圓圓喝之。問何人，少年笑而再拜曰：「小女子冒昧，乃震驚夫人，願夫人恕罪。」圓圓審其為男，而少年自稱，卻曰小女子，不勝駭異，少年知意，低聲曰：「小女子，字冰娘，承吳先生介紹，特來參謁，以進出不便，乃易笄而弁耳。」圓圓固已知之。色頓霽，端詳其上下，暗示稱賞意。詰之曰：「汝一人來耶。」曰否，此外尚有一然耶，彼何在，曰男子，其名鄭蓑庵，亦相偕至此，圓圓聞鄭蓑庵三字，似驚喜。久耳熟其名，亟問曰：「外臣非奉夫人詔，不敢進謁。」圓圓命召之，蓑庵悠然入，離立而再拜，見圓圓，詫為夫人，自語曰：「美人之名，果不虛傳，天生美人，即遲暮，風格尚存，造物者於茲美人，殆加以精工製造者矣。」生雖垂首。偷視之，魂魄幾喪其所守，圓圓出雪帕，掩其吻，凝睇良久，暗羨蓑庵之英俊，倍動憐才的感想。旋嚶嚶作鶯聲，操吳語曰：「儂向在江南，即聞鄭君名，以為一代英豪，更事多，年齡長，當是年中。不圖盛年如許，君春秋幾何矣。」曰：弱冠，圓圓益稱異，贊歎曰：「年當力強，正當大有為之候，如儂者，霧鬢珠顏，垂垂老矣。妻流乏建樹，愧君等時賢後生，清夜思之，顏吼厚矣。」言下不勝傷感，生乃進言曰：「下走承吳先生命，囑轉達夫人，獵叟陷重牢，非夫人，不能見大日，斯叟也，為下走之患難交，抑不啼吳先生，之斷養僕，夫人苟為超雪之，下走與吳先生，實感激不淺。」圓圓曰：「儂知之。」此時未使告語，言至此，忽回顧冰娘，笑問生曰：「此女郎者，是君何人。」生敬謹對曰：「下走之未婚妻也。」圓圓陡憶一事，復問曰，是豈大化山王土司之女公子耶？生曰然。圓圓曰，虎父乃無犬女，名不虛傳矣。徑執冰娘手，牽之使近身，問短問長，亟稱其美，問曰：「女郎化男裝，抑何酷尚乃爾，倘與鄭君並立於當中，簡直一對璧人，如一對孿生兄妹，可謂天然配偶。」冰娘因為言，夙昔入雲濤觀，格於滿洲兵。斯不得不改裝混入，並述夜探秘室故事，圓圓為之嗤然失笑。戲之曰：「此為吾之禮佛更衣室，良時令節，僅一臨存，實亦同於虛設，塵封垢積，曾何精舍之足云，女郎亦樂居此乎。如其樂之，儂為汝派一專役，俾汝一對小夫妻，長居於此，出入無礙，彼滿洲兵者，狗耳，寧能噬人，汝等從吾言，可與吳先生，長相聚首，不招物議，不寧愈於易笄而弁，易夫妻為兄弟耶。」言已，睨之而笑。生進而言曰：「荷夫人恩意，感且不朽，但愚昧之見，以為長駐則惹人耳目，我方奔走多事，胡能鬱鬱居此。但使夫人設法，略為斡旋之，俾往來便利，則受賜不淺矣。」圓圓沉思半晌，顧宮娥，檢出一葫蘆樣之腰牌，同式者二具，以語與生，謂之曰：「君可告滿洲兵之頭目，雲得吳先生介紹，陳夫人命我兄弟，早晚入觀，料量更衣室之玩具，君怡精於博古，能雕副名磁，借此為題，就以陳列玩器，添買磁品，或鑄之以箴銘歎志，而女娘仍作男裝，佐阿兄，以塵尾拂塵，此天依無縫之計策。滿洲兵蠢蠢，必不疑之。君意云何。」生與冰娘應曰：「惟夫人命。」圓圓指腰牌，謂之曰：「君等可佩帶在身，此為王府供奉之名牌，無論在內在外，有關於犯贖行在之點地，皆特派有專員，以司其事，可適用之，勿失也。圓圓因泛論國事，謂滿洲覺羅氏之殘虐無道，讎視我漢人，漢人為彼立功，底定中國者，陽則崇德而報功，陰則妒才而忌能，是故勞苦功高，如平西王，尚欲置之紅爐之上，烹之如狗兔平南定南諸王，事同一例。其他則又何說，生因諷以暗勸吳王，使反正，定大計，圓圓笑而不言，惟最後作冷笑曰：「熱中富貴人，譬如亢龍入絕壑。知其為壑矣。則欲回頭掉尾，倉猝已不及，是非需之以時日，未易集事，君乃命世英豪，當知此富也。」生規服其確論，不能贊一詞，瀕行，圓圓吃致聲。吳先生為道自珍，無以為我念，生及冰娘，再拜而出。越三日，獵叟如逢天赦，從獄中釋出，出獄後，行蹤飄忽，渺不知其所之。某夜，忽與蓑庵入華山，悄悄見圓圓夫人，所談甚秘密，二人似有重要之談話，啟睛於圓圓。圓圓變色，期期以為不可，二人意甚決，圓圓太息曰：「夫已氏雖至不仁，餘受恩深握，終不忍聽其橫死，然餘終不阻君，亦誓不泄君之密謀，餘將老矣。遁跡方外，事到盡頭。以一死見志，如是而已。」二人無言，鞠躬而出，回首羅幃，猶見圓圓掩而悲啼也。爾時朱明覆滅，桂王走廣東，竄廣西，輾轉間關，播越於雲南邊境，直趨緬甸，緬甸人陽則款留之，陰則監視之，潛報於吳王三桂，王聞報，擬親提一旅，以窮追之，嗟夫。前朝遺孽，國破家亡，欲求天南一席之地，其地為蠻荒絕域，人跡所不至，冀或者，苟延殘喘，緩死須臾，而終不可得。彼吳逆者，世受前朝之恩，身召滿酋之禍，反顏事敵，開府封藩，則亦已耳，又復於朱明之子孫，驅之逐之，至於末路窮途而後已，論者謂吳三桂，不忠不孝，誠百喙何辭。當此之時，次尾蓑庵等一聞驚訊，悲憤焦急，不知所為，私念欲解桂王之危，必先阻吳王之駕，欲阻吳王之駕，非生劫吳王，師曹沫荊軻故事不可。但茲事重大，非先謀之於圓圓不可。圓圓雖為吳王寵姬，然其為人，憤鞭子，思漢族，重友誼，禮英雄，觀於營救獵叟，交通次尾，進見蓑庵及冰娘，種種義聲，差不多一個革命女首領，其曰受吳王恩深者，特床第私恩耳。以國恥族讎，與私恩較，圓圓必有能辨之者。蓑庵為窮兵入緬一事，走告於次尾，次尾已知之，使與獵叟同行。星夜入玉真庵，謁圓圓，取進止，圓圓處境，殊難為情，故以前文答之，二人出，號召石叟冰娘，倉猝定大計。綜其計畫，石叟從大化山，選苗兵之精悍矯捷者，為數百名，早晚混入滇域。埋伏於平西王邸之左右，石叟居中策應之，生與冰娘入虎穴，面吳王，示之以利害，曉之以恩讎，說之以去逆效順，可生劫則生劫之，不可則出匕首，捶其胸，而獵叟則暫駐城外，靜聽消息，稍有差失。即飛報於瓊花山，取斌玉斌瓊以至，用為強有力之後援，佈置已定，蓑庵夜走雲濤觀，報告於次尾，次尾焚香卜易，見生來，授之以龜策。扼腕咨嗟曰：「卜之神，不見許。」將奈何，生視之，上卦為履，下卦為坎，遂細釋其爻詞。面作惶惑色。作而曰：「次尾，吾意決矣。卜以決疑，不疑何卜。」次尾慷慨曰：「君言甚善，我輩作事，只問理之藏否，不問數之凶吉，其在易曰：履虎尾，不啞人凶，茲事至險。大類於履猛虎不尾，然而虎雖猛，不啞人，或失陷，當不至於啞人，然其終局則必凶，其在坎曰，坎者陷也。又曰：人於坎窞，吾決今茲人穴，或遭失陷，是當慎之，事變風雲，不可終日，要當事以人勝天功。烈皇仕天之靈，當祐汝矣。」生涕泣受敬，瀕行，謂次尾曰：「君在此，宜靜不宜動，以君耽孤寂，高臥雲濤觀中，從未履滇城一步，與我輩不同，謂宜沉機觀變，遇事，商於陳夫人，夫人能庇護君。則如天之福，君司居中調度，如張留侯之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倘其不幸，陳夫人被嫌疑，君亦將蒙巨禍，則免脫冥冥之舉，君善於變化。自當優為之，逋逃之尾閭，其在大化山與瓊花山之間乎，於斯二者。君請自擇之。」次尾微哂，姑領之，於是碧雞金馬之場，變作活虎生龍之窟，玄黃流血，自茲始矣。

吳王春秋高，養尊處優，深居簡出，惟酷信方士之言，燒丹煉汞，修齋禮鬥，役役以求長生，有某方士，印度黑奴種也。能以

魔術知未來，頗有應驗，吳王一日御食，食雞跖，咀嚼不下，而印度人忽來，王以箸夾雞骨，命占之，印奴拈兩雞骨，置金杯中，反而覆之，出劍指亂畫之，口中唸唸有詞。既而跪請曰：「大王請視此，此咎徵也。」王變色，揭其杯，咄咄，是二雞骨者，豎而起，蠕蠕然動，初緩而後急，俄而二骨相鬥，糾纏如小傀儡，死鬥不休。須臾，震動卻走，互為距離，離而複合，則其稍巨之骨，戰勝稍細之骨，伏於地，印奴疾聲一喝，奄然臥於桌上，其骨僵，不動矣。王大怪詫，投箸而起，繞桌者三週，忽拍掌呵之曰：「汝妖徒，眩他人，猶可也。眩及孤，罪當斬。」顧左右命牽出斬之，印奴大呼冤，牽王之龍袍，磕頭不肯去。哀請曰，奴以眩術事大王，大王命之作眩術，宜也亦分也。奈何殺奴，且大王頭有凶星不出三夜，必有非常巨變，大王能赦奴。奴當言其故，否奴雖死，大王不能獨生也。吳王最畏死，聞其言，知有異，命據直以言之，言而有徵，則當赦汝死，否者。取鐵錘，搗殺汝，印奴請屏退左右，附耳密陳曰：「此為雞骨占，其術之靈驗，南方人士，自古多用之。流傳印度，印人研之至精，是為巫術之一端，其互相惡鬥者，實含有殺伐之意義，大王當御食，適於此時。頓呈殺伐象，七箸之間，殺機大動，以小人之見測之，三日內當有暴徒，謀犯大王之乘輿者，是不可不備，然此事當逢凶化吉，履險如夷。以巨者之能擒伏小者，我得大。毋慮也。」吳王為之悚然，禁勿泄，麾之出，暗中飛符召將顧著準備，不在話下，人告圓圓夫人，夫人陡吃驚，然勉自鎮定。不露痕跡，佯笑曰：「印奴之術，近兒戲，雖然，人世間安有吃飯神仙，慎勿小題大做，自生驚擾，為大王計，慮患未然，防禍末萌，但須持重出之，天下事，有置之而即安，驟激之而生變者，是不可不審。王深以為然，吳王退，圓圓亟命宮娥，策馬赴雲濤觀，飛告於次尾，使襄庵中止，已無及矣。

第二日之夕，滇城內外，發見無數生面人等，有負販者，有乞丐者，有賣解走江湖者，有僕僕往來於吼道者。時則有一老翁，龐眉皓首，扶杖逍遙，流覽沿途之風景，月初上矣。北風獵獵，城頭鼓角聲亂鳴，似挾一種肅殺風聲，報人以非常朕兆也者，鑿鑿鼓，將近三更，五華山下，瞥有黑影一團，飛於綠瓦紅牆之一角，倏忽不見。俄而出現於宮苑，花陰月影，如有鬼物相追逐，抱石柱，其狀如蟾蜍，須臾達於巔，飛度於層簷。如蛇行，如蟻走，經歷幾設崇樓杰閣，最後至一院落，梨花千樹，亮溶溶，其間白玉為欄，紅英鋪地，有圓門，門以外，停鹿車，車至輿，結構亦至小，此為吳王行幸之官車。之二影者，倏忽如飛燕梢，以次而入，至一寢宮，宮牆以雲母石嵌之，間以大理石，蓋滇南出產之美石。吳王窮奢極侈，不惜耗民力以發掘之，轉運之，用為壁畫，現出天然山水鳥獸形，雲母如水晶，玲瓏通透，自外可見。黑影如鬼魔，滾地而入，躲於牆之角，啾啾作鬼聲，於是吳王將就寢，依杏黃繡盒龍之汗衫，下穿褲子黃綾繡日光蟠螭，十分華麗。足底珍珠拖履，而頭上已獲發，發半禿，僅餘鐵大之辮頂，戴軟帽，玄色金邊，正中讓一碧霞犀，臥紫檀小鴛鴦榻。擁一豔宮妃，妃年可十六七，梳滿洲髻，作旗下裝，丰姿名貴，如觀世音菩薩。時而交頸貼腮，附耳密談，吃吃笑不止。妃乃出玉手，捏吳王之髭，撒嬌作態曰：「呵呵，大王之鬚子，尖銳若虎鬚，刺人幾欲死，是宜拔之。」吳王呵呵笑，出其黑毛茸茸之手，撫摩其嫩頰。莞爾曰：「孤也忒無道，這吹彈得破的面兒，被孤激刺，針針到肉，卿何以堪之者，卿乎此龍鬚。非虎鬚也，卿怖之。儘管拔，孤不汝吝也。」因捉其柔荑之手，為之拔之，妃子笑，投於吳王之懷，其旁有四名宮娥，一執菱鏡簪薇粉，及七寶篋，一執坐拂弔爐，焚雞舌香，一拈璧玉甌，宜興坭茗壺，一拈白狐貂領巾，金貂小被，按王與妃嬉戲，恒相抱。入睡鄉，以備不虞。狀至適也。四宮娥習見藝態，熟視若無睹，甚且相逐為歡，幾等混為一色，此時微聞異響。妃驚曰，厥音秋秋，是何聲浪，王晚年。頗畏鬼，大抵殺人多。惕悉不自寧，傾耳聽之，毛髮為之森豎，既而忽自鎮定，掀唇一笑，擁妃於懷中，與咻之曰：「卿勿驚，是非鬼，殆鼠子耳。鼠跳梁，自有貓見捕之，何可張皇。」既然，鬼聲寂然，宮中銅漏，報三下矣。妃子嚶然一聲，作嬌慵欠伸作而曰：「儂怯寒，且困憊，盍歸休乎。」言次，媚吳王以目，王至此，醉如中酒。笑頷之。四宮娥簇擁離妃，以入於鳳帳牙床深處，王躺臥鴛鴦睡榻，可片是略作沉忠狀，有喜色，曳珍珠拖履。施施入復室，扃其門，繞行一周，扣壁二通，碧然面麗，有少年將軍，衣金甲，從壁間鑽出，向王鞠躬，垂手聽命，王低聲曰：「可曾準備？」曰：「理會得，已準備矣。」耳語數四，王麾之，條人於壁間，同時離妃之臥榻，四名豔宮娥。為妃子卸外衣，衲難褪，妃半含星眼，似將入夢境，娥則扶插之。墊以枕。教睡安為覆翠衾，妃念作懵懂態，左右迷視，嚶嚶吐鶯聲曰：「大王。王安在。」娥漫應之，在此，妃子微笑，仍緊閉其目須與睡去。四名豔宮娥，悄然自退。惟時，寢宮外之二黑影，各跨於樹巔，從雲母石燈光處，時時看得真切，看到妃拔王須，王吻妃頰，此樹之黑影，與彼樹之黑影打一照面，相視匿笑。潛以手指之，復彼此互指，用為調謔，呵呵此何人。則一對未婚夫妻之刺客也。刺客者誰，一襄庵，一冰娘，夤夜入五華山，為實谷劫制吳王之舉動，其故作鬼聲啾啾者，用以嘗試吳王，兼愚弄諸妃嬪，吳王沉畏鬼，殆圓圓預告之也。伺良久，妃入室。意王亦從之而室，畢竟寢宮深邃，有些辨認不清，玉聲素漏，金鐘響寂，溶深寒月，漸漸射入窗櫺。四週禁衛軍，不知伏匿何所，意北風淒緊，各自尋其安樂窩，襄庵示冰娘意，一齊發動。生先下，女隨之，撼宮門，堅不動，饒入牆之北隅，恰好有一後角門，出手術。洞開之，第二重為蹴門，堅且厚，與前門等。乃舍門而攻窗。窗為雲母之薄片，冰娘以金鋼石划，應手脫落，迤邐入寢宮。進寢室，足甫踏紅氈，蘭麝清芬，撩人欲醉，五光十色之玩具。直與雲濤觀之密室，後先焯映，生視冰娘笑，冰娘亦笑，潛於羅緯側面，窺看其內容，彷彿有一男一女，並枕交股面臥，生舉帷一撲，出霜利之倭刀，猛斬二人之首級，咄咄，此霜利之倭刀，居然奏效矣。駢斬二人首級，隆隆墜於地，生大喜，挽冰娘欲逃，冰娘急曰：「審視之，看無誤否。」乃從燈光之下認之，噫，此狗頭而戴軟帽裝發者，非人頭，尤非吳王及妃子之頭，則大驚，知中計。再展衾一看，全是束草加衣之人形，失聲曰，速逃，速逃，迨一轉身，迎面有銀盔金甲之將軍，按利劍，怒目立，二人向急，外其脅下。拚命奔逃。該將軍袖出銅鈴，琮然響三聲，禁衛軍數百人，一齊湧出，刀槍如雨，劍戟如林。二人雖能飛簷走壁，然此時宮苑之中，四布鐵網如設網以陷雀，縱有兩翼，莫之能飛。二人且戰且走，正萬分危急時忽有天崩地折聲，起於寢宮之正面，一時光熊熊。牆壁俱倒，即從寢宮之瓦上，跳下一短裝勁服之美少年，手執雕弓，以弓彈金丸，逼迫有聲，彈一丸，中一人，死衛軍無算，並此銀盔金甲之將軍，亦彈破雙眼睛，血流滿面。僕丹墀宛轉斃，美少年一手奪生，衝鐵網上飛，且飛且以匕首划之，鐵網之絲，紛紛墮地，直飛到宮牆外面，瞬息履於地，生於是驚魂初定。審少年，大驚異，失聲曰：「噫。乃汝耶，今不暇深談，餘尚有一女友，同罹此劫，尚在重圍中，弟我救，必兼救彼，彼亦首義之女饒兒也。」少年知旨，復騰空而入，良久良久，以背負冰娘，爬牆而出。大呼曰：「女郎受傷矣。兄宜先行，我當殿後。」黑夜蒙蒙裡，走到滇城之北門，守門之兵，三五成群，張弓按矢以待。幸皆翹首，南望五華山。以望火鴉之四起，不甚垂顧下方，少年乃驅生，使登城。生賈其餘勇，見一個，殺一個，後到屍橫堆。三人乃相繼躍下，向瓊花山進發。